



于君(右一)抓緊香港文匯報記者影相的時間為學生作輔導。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與沈祖堯「拍住上」研究 于君育徒嚴肅但信任

人師亦「紅娘」 愛滿實驗室

中文大學醫學院有一位「紅娘」教授——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于君。她是中大校長、腸胃科國際權威沈祖堯的高徒，香港頂尖的胃腸研究專家，多次與師父「拍住上」攻克不同消化道癌症發病機理。于君亦是人師，她常不遺餘力地為學生安排相睇，化身閨蜜幫女弟子選另一半，逢年過節還為學生包水餃、請唱K，卻從不在學術研究上施壓，可偏偏學生個個爭氣，均能在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而她對待學生嚴肅但信任的態度，正正得自沈祖堯之真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靖



于君(左)與恩師沈祖堯(右)合影。受訪者供圖

沈祖堯、于君師徒二人着眼中國人癌症率佔四成的胃、結腸和肝臟領域，成功破解胃癌、大腸癌、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發病機理，提供早期預警與防止方案(見另稿)，屢獲國家級及國際專業團體科研獎項，為人類健康保駕護航。

1999年，于君成為沈祖堯的第一位博士後學生，「那天香港掛了黑雨(警告信號)，我一個人到達香港機場，沈教授親自來接我，當天晚上又請我去他家裡和家人吃飯，當時覺得太隆重了。」于君說，這一關懷親切的舉動激勵了自己要做好研究，不要讓老師失望，後來，「關懷」亦成了于君與學生的相處錦囊。

十數年慳午飯時間做研究

于君放棄大辦公室，特意選擇面積小而近實驗室的位置，一周6天坐鎮，方便與學生交流。她和師父一樣「很拚」，十幾年來不放棄午飯時段，主要以水果乾糧充飢，省下時間集中做研究。不過若是為了學生福祉，花費多少時間她都樂在其

中。比起實驗成果，作為導師的于君，可能更緊張學生的情感，「過時過節，單身的學生心裡容易不舒服，我會邀請他們到家裡吃飯，他們喜歡吃我包的餃子，吃完我們會再玩遊戲，很開心！」她擔心學生，尤其是女學生的終身大事，「我是個紅娘，我不想學生因為科學、學業、事業而被錯失姻緣，家庭永遠是第一位。」所以她會不時為學生安排相睇，有時還要幫眼「相人」，專家告訴你，選對象「人品和超級喜歡你最重要！錢、長相都只是次要。」

「人做不好，不要做科學」

如家人般的體恤，讓師生、同學間的情感緊密地維繫，于君說，自沈祖堯10多年前帶領成立消化疾病研究所起，中大消化科已有着和諧團結氛圍，其團隊也傳承了同樣文化。一旦有人破壞「家庭」和諧，于君必嚴肅處理，即使是私佔他人實驗台的「小事」，她亦會與學

生傾足半個鐘，而若有影響團隊其他成員無法做實驗的「大事」，她更會嚴加管教，對團體精神及責任從不放鬆，「無論什麼原因，做科學工作者一定要有責任感，人做不好，不要做科學。」

在科研上，于君亦傳承了沈祖堯對待學生的態度：嚴謹且毫無保留地指導，對學生充滿信任，「沈教授要求我做研究過程嚴謹，但從沒有說過要我一定完成多少篇論文，他對我有信任。」而對待學生，于君也不重視成績，最重要是其上進心及潛能，「有人說我是閉着眼選學生，不看分數、不看性別、不看教育背景、不看專業」，但是「如果我看到他有上進心，我就會考慮給他機會。」她表示，雖然自己的每個學生起點不同，但是三四年後，全能在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10分以上的期刊發表論文(約為全球消化疾病研究領域期刊前五名)，「這種潛力是無限的，啟發得好，他可能比那些成績特別好的人，好幾倍。」



于君不把學習成績作為選學生的唯一標準，她更看重學生的上進心。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點高的學生好幾倍。好，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因為如果敢發得進心，我都會考慮收，但若有非常強的上即使學生考試分數

于君



于君在做老鼠模型實驗。受訪者供圖



于君(右)與女兒合影。受訪者供圖



于君(左六)親自煮飯和丈夫(左一)、女兒(左三)一起招待學生來家裡做客。受訪者供圖

憶述結師緣 六載終成事

于君跟隨沈祖堯走上科研路原來幾經曲折，前後花近6年時間才能成事。那要追溯到1993年11月，還在同濟醫科大學當博士生的于君，幫當時的導師寫信給香港的消化科主任沈祖堯，邀請他赴內地參加學術會議，因為老舊的打字機找不到「堯」字，幾經折騰，這個名字便給于君留下了印象。

會議當天，于君和同學們看到沈祖堯，已深覺年輕的他與當時內地一般要上了年紀才能上任的消化科主任有很大反差。會上于君就幽門螺旋桿菌檢測和胃癌基因突變檢測做匯報，獲沈祖堯積極提問回應。沒想到，沈祖堯當晚便向于君的博士導師提出，邀請她赴港幫助籌建消化系統檢測體系，導師馬上答應，但卻因為難以安排醫院實習，令于君赴港之事受阻，之後來自香港的邀請信接連發出了三封，可直至于君博士畢業，都沒能成行。

博士畢業後于君到北京當臨床醫生，曾有一次參加了沈祖堯亦有出席的全國消化內鏡會議，惟種種原因仍緣慳一面。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他們於美國消化年會第二次見上面，當時于君已轉赴德國做研究，她再次獲沈祖堯邀請赴港，于君返德後即刻給沈祖堯發了簡歷，1999年，她終於成為了沈祖堯首個博士後學生。

在于君心裡，恩師是做科研的「火車頭」和「指揮家」，「胃癌、腸癌、肝癌在中國人群佔發病率40%，標記物對早期診斷很重要，而找出標記物的建議就是沈教授提出的。」

丈夫做書僮 陪讀挺考博

「其實剛開始走醫學路，我沒有這麼大的(科研)野心。」于君當年與丈夫一同就讀河北醫科大學，對畢業後能留校任教亦感滿意，又覺得當時博士頗為稀有，女生更沒有需要讀博。不過，丈夫卻是「百分之二百」支持，極力勸說她應繼續深造，更每天陪伴看書備考，推動她完成博士學位，為日後投身科研世界奠基，她笑言：「我還質疑他，怎麼和別人相反，別人都是鼓勵另一半多照顧家庭、生兒育女呢。」

學習氛圍熏陶 女兒也讀醫

雙雙從醫的于君夫婦有一個女兒，現亦在中大醫學院讀四年級，「我和她爸爸給她充分寬鬆環境，從不要求她一定要考醫學院，但可能我們營造的學習氛圍影響了她。」

在女兒成長階段，于君在家吃完飯就會往房間工作，女兒經常探頭找她，知道她在努力看文章，便轉頭離開，「而之後我再去女兒房，一定會見到她在學習。」于君指，夫婦二人都不喜歡給女兒施加壓力，只是告訴她「如果想當好醫生真正治病救人，必須用心學好課本上每一點知識，不是為了成績，而是為了將來服務的病人。」



于君(後排右三)為學生張翔(前排右)做證婚人。受訪者供圖



于君多年來與沈祖堯研究消化道癌症與相關疾病，包括發現幽門螺旋菌(圖)導致胃癌的機理。設計圖片

老師像慈母 對我們特好

高足談師

「于老師對研究很嚴謹，要求高，生活方面又對我們特別好。」于君團隊目前逾30位成員中，跟隨她時間最長的博士後張翔如此評價她。

張翔：還是我的證婚人

張翔指，于君能敏銳捕捉到每個人學業研究的問題，然後立即邀到辦公室詳談，「但是生活中，她的狀態很放鬆，大家像朋友一樣，她會帶我們去挑衣服、買衣服，會教我們管理家庭。」她又坦言，覺得于君「像媽媽」，「她怎樣教育女兒，就怎樣教育我們，我手機裡于老師的照片比我媽媽都多，因為跟她在一起的時間特別久，她還是我的證婚人呢。」

趙日升：讓我感團圓溫暖

跟隨于君約4年，從研究助理到現在修讀博士的趙日升，亦是孤身一人從瀋陽來港，「如過年過節我未能回家，于老師都放在心上，把我叫到她家裡一同過節，讓我找回節日團圓的溫暖，我就特別感謝老師，想更加努力。」